

肖复兴散文精选

忧郁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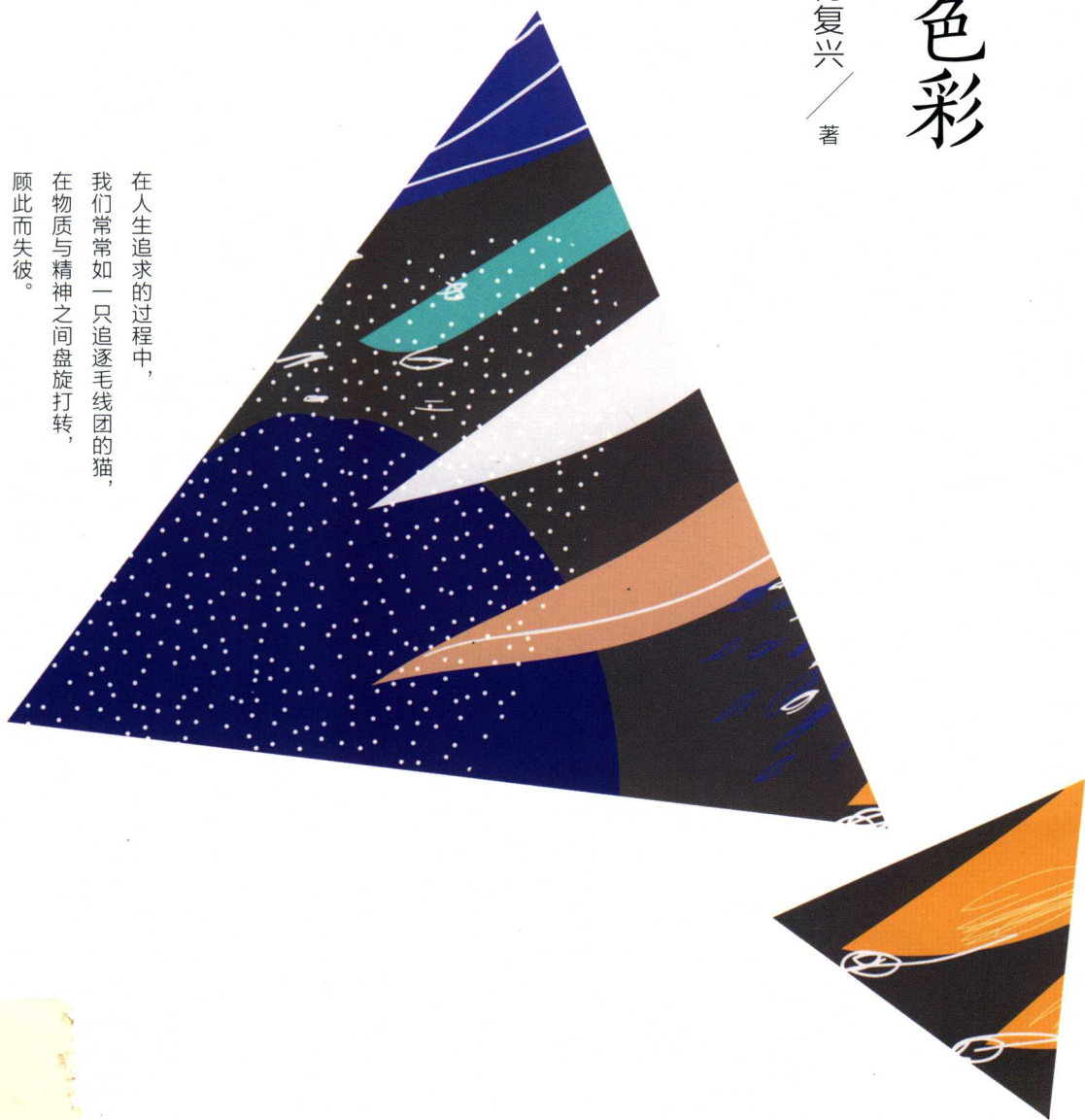
肖复兴 / 著

在人生追求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如一只追逐毛线团的猫，

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盘旋打转，

顾此而失彼。



肖复兴散文精选

忧郁的色彩

肖复兴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忧郁的色彩 / 肖复兴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7.1

(肖复兴散文精选)

ISBN 978-7-5104-5902-3

I. ①忧…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7833 号

忧郁的色彩

作 者: 肖复兴

策划编辑: 张 娟

责任编辑: 秦彦杰 杜 力 张晓翠

责任校对: 宣 慧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张: 18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902-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辑 人生除以七

- 下午茶 /002
- 谁更快乐和幸福 /006
- 喝得很慢的土豆汤 /009
- 花布和苹果 /014
- 阳光的感觉 /018
- 佛手之香 /021
- 三月扔书 /024
- 翡翠如意 /027
- 亲笔信 /032
- 老友如发妻 /035
- 医院里的约会 /037
- 孤单的雪人 /040
- 青春还债期 /043
- 丝瓜的外遇 /046
- 人生除以七 /049
- 养老院踩点 /052
- 天坛邂逅 /055
- 夜寒雪后独灯红 /058

第二辑 青木瓜之味

享受和感受 /062

第三种友谊 /064

忽然想起了棉花 /068

树的敬畏 /070

楼前的黄昏 /072

苹果寓言 /076

钟和表 /080

甜的尴尬 /083

青木瓜之味 /086

问路 /089

超重 /091

雷阵雨 /094

自行车咏叹调 /096

公交车上的漂亮售票员 /102

上一碗米饭的时间 /105

大白菜心理学 /108

窗前的花今年开了 /111

机场的拥抱 /114

第三辑 到天堂的距离

夜曲 /118

忧郁的色彩 /120

美丽的手语 /123

到天堂的距离 /126

以诗代药 /130

做一头韦伯一样的猪 /133

曲线是上帝的 /137
大合唱 /139
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 /142
萤火虫 /146
我们便身在天堂 /148
生日诗会 /151
小品文时代 /154
满头白发却缘诗 /157
诗的补课 /160
加拿大红枫 /164
叶曲两章 /167
剪纸 /172

第四辑 风中华尔兹

手机使街上的人们表情丰富 /176
一场戏的工夫 /178
软卧车厢上铺的女人 /181
铁板的呼吸 /184
街上连狗的目光都变了 /187
雪被城市带坏了 /190
塑料袋 /193
总有一处让你感动 /195
风中华尔兹 /198
春节回家结婚 /201
公交车落下的花瓣 /204
煤老板的马勒 /207
足球与艺术 /209
世界杯和 NBA/212

端砚和淮盐票 /215

怕也是一种力量 /218

第五辑 二十四节气笔记

立春 /222

雨水 /227

惊蛰 /230

春分 /232

清明 /235

谷雨 /237

立夏 /240

小满 /242

芒种 /245

夏至 /248

小暑 /251

大暑 /253

立秋 /255

处暑 /258

白露 /260

秋分 /262

寒露 /265

霜降 /267

立冬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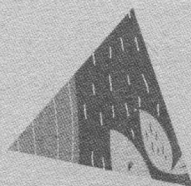
小雪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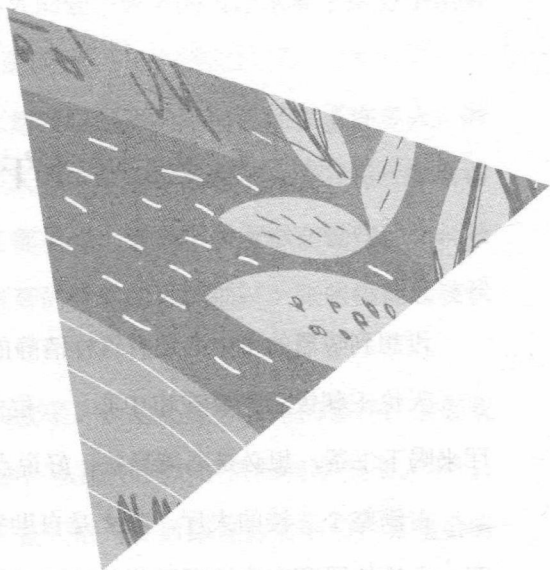
大雪 /273

冬至 /276

小寒 /279

大寒 /281





第一辑

人生除以七

下午茶

没想到喧嚣的市中心还有这样清静的地方。

天伦王朝饭店坐落在市中心，一位多日不见的朋友约我到这里二楼的大厅来喝下午茶，想必是要清静些，好说点儿什么。

占满整个二楼的大厅，晚上是自助餐，白天是早茶和下午茶，利用率极高。高挑的屋顶直通楼顶透明的玻璃天棚，折射进来的阳光洒着乐谱一样柔和的光线，高高的棕榈树一枝独秀，象征性志在必得地插向楼顶，挥洒着一点儿显得有些假模假式的亚热带风情。铺着镂花的白色亚麻台布的桌子，星罗棋布摆放在大厅里，干干净净如同等候舞会开始的村姑。最醒目的是大厅一角的高台上放着一架三角钢琴，弹奏者是个男的，拉小提琴和拉大提琴的都是女的，琴遮挡住他们的脸庞，看不见他们的眉目。他们合奏得有几份优雅，也有几份慵散，惺忪的音符散落开来，和着咖啡和着茶香一起弥漫在大厅的四周。

市中心车水马龙的喧嚣和嘈杂，下午时分的燥热和困顿，一切都被挡在外面了。

我们开始选在大厅中间的桌前坐下的时候，四周还没有什么人，北京人虽然爱喝茶，毕竟没有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况且，北京人讲究的是泡茶

馆，要的是嗑瓜子甩毛巾把听大鼓词的那种热闹劲儿，难得这样的消闲幽雅。

两份红茶，两份西点，一个下午，唤回来往昔的日子，浓缩着许多的心情。安静的环境，让说话声都变得格外的轻，偌大的大厅里除了服务小姐柔弱无骨的脚步声，只有音乐在轻柔地荡漾。

当茶水续得有些淡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四周的桌前已经坐了许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仿佛一下子许多人对下午茶都感起了兴趣。每一张桌前的人们都在讲着什么，但说话的声音都很轻，谁也不知道谁在说些什么，只见嘴巴在动，圆的阔的长胡子的涂唇膏的性感的稚拙的，一张张嘴此起彼伏在动，仿佛彼此在看一部默片。

坐在远处角落里的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孤零零和她的模样，引起我的注意。她长得很像儿子的一个同学，从高中到大学常到我家里来。不过，儿子他们还只是学生，紧张地学习，整天忙得脚后跟直打后脑勺，哪里会有闲工夫和闲钱跑到这里来喝下午茶？不过，长得确实很像，连穿的连衣裙的色彩和样式都很像。

坐在我们邻桌前的是刚刚来的一对男女，男的胖胖的，年纪不小了，女的矮矮的，小巧玲珑，年纪不大。他们坐下来放好提包就分别去了卫生间，然后要了满满一桌子的东西，哪里像是在喝茶，倒像是在摆宴席。

坐在钢琴旁的是四个老人。花白的头发，棕色的咖啡具，映衬得很分明。他们端咖啡时的样子，非常优雅，那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姿势，是逝去的时光雕刻下来的姿势，不是能够学得来的，更不是那种东施效颦端起咖啡只会翘起兰花指，除了造作，哪里去找得到那般悠长的韵味。

很快，那个孤独的年轻女子旁边就来了一个男孩子，和儿子一样年轻一样帅气的男孩子。他们开始了交谈，好像有着谈不完的话，谈得那样亲密，有时头碰头像蒜瓣一样聚在一起轻轻地笑，其余时间除了偶尔抿一口咖啡，

就是在不停地谈话，好像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谈话，咖啡只是点缀，即使全是废话也说得那样津津有味，滴水不漏地全部就着咖啡饮进肚子里。我真是充满了好奇心，想知道他们到底谈的是什麼，却什麼也听不见。

四位老人，两男两女，他们的话不太多，只是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偶尔想起什麼就说了起来似的，几个人的头随着说话的人在动，花白的头发像是电影慢镜头里在风中轻轻摇曳的草一样优美。似乎总有些让人发笑的话题，按下葫芦起了瓢，拔出萝卜就带出泥，总能够看见他们端着咖啡微微在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他们的笑声中杯子里的咖啡微微抖动的样子。他们在笑什么呢？岁月的沧桑，生命的流逝，满脸的皱纹和满头的白发，难道还不能让他们感慨良多唏嘘不已吗？不过，大概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干吗不说些高兴的事情？岁月即使酿成了一壶老酒，辣辣的味道中也有些醇香绵绵而值得一点回味吧？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话题让他们这样忍不住一个劲儿地笑个不停？是现在的，是过去的，是自己的，还是孩子的？

可能那个胖胖的男人是个土老板吧？而那个娇小玲珑的女子到底是干什麼的，我实在猜不出来，更猜不出来他们在谈什麼，看样子他们谈得挺投机，谈得很开心。像是从外地来旅游的，逛了一天，累了，渴了，饿了，到这里来打个尖儿，歇歇脚。轩豁的大厅和不错的下午茶，都很对他们的胃口。他们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说，越吃越喝越说得来情绪，以至渐渐身上发热。胖子把外衣脱了，只剩下一件衬衣，领带却打得一丝不苟。我只是听不见他们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说些什麼，虽然他们离我最近。

我什麼也听不见，正像是他们听不见我们在说什麼一样，我听不见他们到底在说著什麼。每一张桌前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虽然门户大开，却谁也走不进谁的世界里；虽然彼此的距离很近，却谁也无法缩短这个距离，逾越这条楚河汉界。

我在走神，连我们在说什么也有些恍惚了。细想一想，其实我们一个下午光喝茶了，并没有真的说什么或说什么真的有意义的事情。原来是想清静点儿要说些什么来着，似乎由于太清静都融化在茶水里面了。一个下午茶喝得恍若物是而人非，迷离在他处。

天棚顶的阳光的光线在偏移，渐渐地有些发暗。人们似乎还没有要退的意思。这里的咖啡也好，茶也好，都是免费续杯的，而晚餐要到六点才开始。大家还在喝着说着，兴致未尽。如果把大家这一下午所说的话统统放在一起，也像是把咖啡和茶倒进壶里，这些话大概要把整个大厅这把壶涨满了。只是到底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着些什么。

钢琴和提琴什么时候下去的，都不知道了。只看见三个人这时又上来了，抱着大提琴的女的拖着曳地长裙，走的步子有些蹒跚。惯性的演奏，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并不关心每张桌前的谈话，也不关心自己的演奏，上了台，连招呼都不用打，很快就轻车熟路地演奏了起来。刚才演奏的什么，我没有注意，这回我听清了，是电影《花样年华》里的插曲。轻柔而有几分怅惘的旋律，水珠四溅般流淌开来，渐渐地湿润了整个大厅，像是忽然跑出来的一条毛茸茸的小狗，向每一张桌前喝下午茶的每一个人伸出了舌头，温柔地舔着人们的衣襟、鞋跟或手心……

或者，是在给所有的人们的谈话伴奏。

2000年7月10日写毕于北京

谁更快乐和幸福

前些天，去了一趟武夷山，在山清水秀之中，前后遇到三位导游，风格各自不同，收获也就各自不同。

第一位导游，是位壮壮的年轻汉子，我们乘坐竹排游览九曲十八溪时的撑排人。那该是武夷山风景最美的一段了，水清澈到底，山绮丽宜人，导游把竹排撑得如蜻蜓点水一般轻盈，沿着山势曲曲弯弯快乐地进行。他是个性情开朗的人，一路近十公里的水路上，脸上一直呈现着灿烂的笑容，嘴始终没有闲着，不是在介绍着两岸的风光和历史，就是在说着这里流传的笑话与传说，时不时地还要唱几首武夷山歌，要不就是站在竹排的排头，帮我们拍照，忙得不亦乐乎，却也高兴得不亦乐乎。

第二位导游，是位戴眼镜的年轻姑娘，带我们乘车几十公里去爬黄花岗。黄花岗是华东最高峰，春天漫山遍野开满金黄的黄花，是分外壮观的。这位导游似乎不大爱说话，除了刚上车时做了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并把要去的景点做了一个概述，或者是我们问她什么，她简要地回答外，她都只是独自一人坐在前面靠司机的座位上，望着窗外，一言不发，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一路山路逶迤而颠簸，便显得更加漫长。私下悄悄地问陪我们来玩的当地朋友，朋友告诉我，因为我们这个团是纯玩，不到商店去买东西，导游

的外快就一点儿也挣不到手，她能够高兴吗？不过，她一直是尽职尽责，把该带我们去的地方一一玩遍，虽然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耽搁得过久，她一直都等着，并无怨言，延误了她收工的时间。

第三位导游，是位精瘦精瘦的小姑娘，带我们去天游峰，这里靠着武夷溪的六曲，挂布山在山脚下，水美山奇。小姑娘说话利落，介绍得很专业，面带的微笑很职业，带我们爬山爬得如风一样矫捷，又不忘时时体贴地照顾一下老年人。只是下了山，本来还有一个御茶园去游览，她却指指御茶园的方向告诉我们怎么走，微笑着说她的男朋友今天要从厦门来看她，便飞快地告辞，如烟而逝。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哪里是什么男朋友，分明是我们不去商店买东西，她没有什么油水，便半路撤兵，赶紧去接下一个旅游团了。

我问朋友：“同样性质的工作，同样风光的背景，三位导游，哪一位会感到更快乐更幸福？”朋友笑而不答，反问我：“你说呢？”

我说：“显然感到最不快乐不幸福的是第二位，因为没有钱可赚，她郁闷不乐，还要强打着精神陪我们到底。第三位也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起码把这快乐不幸福暂时藏在心里，表面上还是笑容可掬，虽然半路撤兵去挣钱，但做得也滴水不漏。当然，最快乐和幸福的，应该是第一位，他在他的导游工作中极大地发挥了能量，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他自己不也是把笑声和歌声撒满一路上吗？”

朋友说：“你分析得当然不错，从表面上来看，第一位应该是最快乐和幸福的。”

我很奇怪，忙问：“为什么你说是从表面上看？”

朋友笑笑，告诉我：“你不知道，在上竹排之前，我已经给了他100元的小费。你知道，他每撑一次竹排，只能够挣20元的工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笔小费，第一位导游不会那么卖力地为我们又说

又唱又帮我拍照？他那一路的欢声笑语，都只是我们花钱买来的，具有了一分表演的色彩？而在表面上所呈现的快乐和幸福，也都只是因为挣得了钱才拥有的吗？

那么，什么才是最快乐和幸福呢？难道，本来属于精神方面的快乐和幸福，也同一切物质一样，必须要拥有了金钱，才能够换来吗？如果没有了钱的等价交换，或者钱少了就觉得不等值，觉得吃了亏，快乐和幸福就打了折扣甚至没有了，那么，快乐和幸福就真的只是金钱的一个投影，投影的大小长短，是随着钱的多少而伸缩的吗？或者快乐和幸福真的只是建筑在金钱之中才能够开放的花朵，金钱越丰厚，就像泥土越肥沃，花开得才能够越旺盛吗？

我想起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快乐和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的心的和声。”在人生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如一只追逐毛线团的猫，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盘旋打转，顾此而失彼。于是，我们便也自觉不自觉地在那三位导游一样，让金钱锈蚀我们本来可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得到的快乐和幸福，我们便也忽略了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的至理名言，遗忘了快乐和幸福其实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的心的和声。从本质上讲，快乐和幸福是属于灵魂和心灵的，而不是属于金钱的。金钱，可以买来香车宝马、豪宅美色，甚至官位奖项，但很难买得到快乐和幸福——在金钱与快乐幸福之间，是一道不等式。虽然这不是一道难题，却不仅值得三位导游想一想，也值得我们一起想一想。

2002年秋雨武夷山归来

喝得很慢的土豆汤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和妻子路过北大，因为还没有吃午饭，忽然想起儿子曾经特意带我们去过的—家朝鲜小馆，就在附近，离北大的西门不远，—拐弯儿就到，便进了这家朝鲜小馆。

大概由于早过了饭点儿，小馆里没有一个客人，空荡荡的，只有风扇寂寞呼呼地吹着。—个服务员，是个胖乎乎的小姑娘走了过来，把我们领到靠窗的风扇前坐下，说这里凉快，然后递过菜谱问我们吃点儿什么。我想起上次儿子带我们来，点了一个土豆汤，非常好吃，很浓的汤，却很润滑细腻，微辣中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儿，湿润的艾草似的撩人胃口。不过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忘记是用鸡块炖的，还是用牛肉炖的了，便对妻子嘀咕：“你还记得吗？”妻子也忘记了。儿子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常常和同学到这家小馆里吃饭。由于是24小时营业，价格和朝鲜风味又都特别对他们的口味，非常受他们的欢迎，对这里的菜当然比我们要熟悉。大学毕业，儿子去美国读研，放假回来，和同学聚会，总还要跑到这里，点他们最爱吃的菜。可惜，儿子假期已满，又回美国接着读书去了，天远地远，没法子问他了。

没有想到，小姑娘这时对我们说道：“上次你们是不是和你们的儿子一起来的，就坐在里面那个位子？”她说着一口浓郁的东北话，用胖乎乎的小

手指了指里面靠墙的位子。

我和妻子都惊住了。她居然记得这样清楚，那时，我们和儿子确实就坐在那里。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接着用一种很肯定的口吻对我们说：“那次你们要的是鸡块炖土豆汤。”

这样地肯定，让我心里相信了她，不过，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就这么肯定？”

她笑了：“没错，你们要的就是鸡块炖土豆汤。”

我也笑了：“那就要鸡块炖土豆汤。”

她望望我和妻子，像考试成绩不错得到了赞扬似的，高声向后厨报着菜名：“鸡块炖土豆汤！”高兴地风摆柳枝地走去。

刚才和小姑娘的对话，让我和妻子在那一瞬间都想起了儿子。思念，变得一下子那么近，近得可触可摸，就在只隔几排座位的那个位子上，走过去，一伸手，就能够抓到。两个多月前，儿子要离开我们回美国读书的时候，特意带我们到这家小馆，让我们尝尝他和他的同学的青春滋味。那一次，他特别向我们推荐了这个鸡块炖土豆汤，他说他和他们同学都特别爱喝，每次来都点这个土豆汤，让我们一定要尝尝。因为儿子临行前的时间安排得很满，我和妻子知道，那一次，也是他和我们的告别宴。所以，那一次的土豆汤，我们喝得格外慢，边聊边喝，临行密密缝一般，彼此嘱咐着，诉说着没完没了的话，一直从中午喝到了黄昏，一锅汤让服务员续了几次，又热了几次。许多的味道，浓浓的，都搅拌在那土豆汤里了。

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我都忘记了到底喝的什么土豆汤了，这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居然还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我们喝的是鸡块炖土豆汤，而且记得我们坐的具体位置，真让我有些奇怪。小馆24小时营业，一直热